

CD/PV.54
5 February 198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星期二，
下午三时三十分在日内瓦
万国宫举行

主席：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杜蒙特先生

弗·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

贝姆先生

威克斯女士

比利时:

安·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皮尔逊先生

中国:

杨虎山先生
骆忍石先生
潘振强先生
葛绮云女士

古巴:

博·雅基耶维奇夫人
巴雷拉斯·卡尼索先生
希门尼斯·冈萨雷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及:

巴拉代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岑克尔先生
格拉率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格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托斯先生

印度:

加雷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伊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塔利亚尼先生

莫雷诺先生

弗拉特希先生

德卢卡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野野山先生

岩波先生

官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加西亚小姐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奥卢莫科先生
阿圭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哈希米先生

秘鲁:

贝朗德先生
德索托先生
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帕奇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科尼克先生

罗马尼亚:

埃内先生
图多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方塞卡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卡拉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乌斯季诺夫先生
谢列宾先生
丘连科夫先生
克柳金先生
扎伊采夫先生
波佳尔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费希尔先生
阿卡洛夫斯基先生
戴利先生
桑切斯先生
萨尔加多先生
卡尔弗特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德亚当斯先生

南斯拉夫:

乔基奇先生

扎伊尔: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主管裁军事务助理秘书长:

莫顿森先生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澳大利亚）：我很高兴中国参加了本委员会，并在一开始就派外交部副部长出席会议。我认为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都派代表参加，对长期裁军谈判和工作是很重要的。中国在工作中占有关键地位，因为它地大人多，历史悠久，更因为中国是个核武器国家。如果我们要实现根本长期裁军，各关键国家必须参与讨论裁军的工作。它们不仅须为制订安排做出贡献，而且还须承担责任。因此，中国的出席使一个裁军谈判机构在近年来第一次包括了所有的关键国家。

上次会议以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利于裁军。国际气候恶化了，特别是发生了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的事件，苏联还继续驻在阿富汗并在那里作战。澳大利亚政府谴责了这种做法，联合国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表明了他们不同意这种做法。不过，我不准备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有其他的国际论坛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应实事求是地注意该问题，因为它带来的事态发展，无助于本委员会的工作。

首先，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没有生效。去年我们在这里时，大家都欢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产生。我们希望它能很快生效。我们希望在条约的基础上制订国际裁军和军备管制的进一步措施。现在，由于可理解的原因，美国暂时停止了批准该条约的工作。不幸的是，批准的时间拖延得越长，批准的障碍就会越大，因为仅仅在此期间的技术发展便可使条约的某些规定过时或无法被接受。所以，这是自上次会议以来，世界形势恶化的一例——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未能如愿生效。

第二件事情是在印度次大陆、在整个西亚、以及在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地区存在的不稳定情况。它导致这些地区武装力量的增长，在这些地区的新的防御准备或者已造成该地区某些国家间新的紧张关系。

第三件事更具有普遍意义并真正冲击我们的工作的，就是日益丧失互信对国际气候的影响。去年，我们谈的是建立信任的措施。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事情的发展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信任受到损害，使国家间互相猜疑，怀疑彼此的意图，更怀疑彼此的行动。

这已经影响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但是，我认为，这也使得我们的工作更为必要、更为迫切了。这表明和平的结构是很脆弱的，表明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承认：使用武力的危险恐怕比我们所预料的更为迫近。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竭尽全力管制最可怕的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这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有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澳大利亚)

的作用和责任。有其他的论坛和机构可以讨论国际事务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但关于裁军和军备管制的问题，我们有直接的责任，是一个无可旁卸的职责。

我们要在这里假装没有看见任何挫折我们希望的事情，假装没有发生任何制造新困难的事情，固然是不切实际，但我们如不致力于裁军和军备管制并尽力使其取得进展，也是违反我们的职责的。我将本着这种精神讨论我们议程上的几个项目，并简单表明澳大利亚政府今天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先谈“裁军和核武器管制”，因为这是个对人类最危险的领域，这是个最迫切需要取得进展的领域。一九八〇年有几件有重大意义的事，第一件是二月间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会议将要结束，它的报告将成为未来采取国际共同措施的重要基础，增加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贸易与合作，并加强限制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这些报告会引来国际上的普遍注意，而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和本次会议的工作却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九八〇年的第二件大事是在八、九月间将召开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澳大利亚政府极其重视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这是一九八〇年关键大事之一。我们认为在核武器方面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维护、发展和扩充不扩散措施，对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有了五个核武器国家，这已经够了。核武器国家越多，就越难保证可靠地使用这一能毁灭世界的巨大潜力。五个国家已经够多了。我认为我们必须互相达成谅解，保证不会再出现其他核武器国家，并从这点出发，保证该五国通过协议接受国际的规则和管制，随后并为裁减和销毁核武器而接受国际监督下的管制和检查措施。本委员会的各位成员应该注意这次会议即将召开，我们能对此作出贡献。等一下我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在讨论核武器时，让我就全面禁试发表一些意见。在委员会上次会议上，我曾代表澳大利亚极力强调要达成全面禁试，我强调全面禁试的一个优点是，它是可以做到的。裁军和军备管制的许多其他措施是那么复杂，我们不能期望能迅速取得结果。检查是困难的，侦察也是困难的。但是，全面禁试是可以做到的。

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大国昨天就全面禁试恢复会谈，我对此表示欢迎。这是很值得欢迎的事情。我希望能早日达成协议，并且至少给我们一份比上次资料要多得多的报告。对于瑞典外交大臣今天上午所说的全面禁试不应等待或依赖第二阶段限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澳大利亚)

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澳大利亚政府完全表示同意。不过，为公正起见，应指出就我所知，三个正在谈判的大国中没有一个曾暗示或明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与全面禁试有任何联系。我们相信，全面禁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不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进展如何。

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就全面禁试做些什么呢？有人建议，我们不必等待三国谈判结果而自行草拟一个条约。我认为这是很不实际的。我们这些三大国以外的国家必须有三大国参加。有人建议由委员会本身、或由一个工作组或专家组草拟条约各章的题目，我认为这是较为可行的，但没有三个谈判国家参加的话，也是一样不切实际的。

另一个由澳大利亚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上一次会议提出的建议是，委员会应开始拟订、或至少开始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负责操作国际地震侦察系统，监测全面禁试是否得到遵守。例如，是否应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它应提出什么样的报告？应该向谁请示？向谁汇报？其财政结构应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由委员会现在来探讨。不论什么人从事这件事，都必须考虑到地震专家特设小组和关于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的工作。我们希望，在就全面禁试达成三边协议之后，不致于因为没有进行体制结构的工作而使事情耽误一、两年——这里指的体制结构工作不仅需要三个核武器国家，并且需要许多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合作才能进行。

我们期望在这个方面从三个谈判大国得到指导。一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应做任何阻碍三边谈判的事情。这一点是最基本的：我们不应该过份热心，妨碍三大国的工作。此外，如我前几次说过的，要避免在委员会内把核武器国家同其他国家对立起来。这不应该是“我们”反对“他们”的问题，委员会应该作为一个统一体共同努力，不应该分裂。我们必须尽力避免分裂。

但同时，我们也要求三个谈判大国给我们一些指导和协助，让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做些事情。我们不提实际拟订一个条约草案，能否搞一个条约各章的题目呢？如果可以的话，三个谈判大国就应该给我们一些东西，使我们能开始工作。如果不可以，是否可能就上述的体制结构开始工作？如果是的话，它们也应该告诉我们。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什么事能让我们做呢？所以我请昨天又开始工作的三个谈判大国看看它们的工作取得了什么进展，在哪些领域它们已取得协议，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澳大利亚)

或它们认为在哪些领域进行广泛的国际讨论会是有益的，请它们告诉委员会目前能做些什么工作，使委员会能作为一个伙伴做出贡献。我们愿使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三个谈判大国的伙伴。我们不想篡夺他们的职权。我们不想去分裂它们或给它们的工作制造困难。但在它们讨论的现阶段，肯定会有些事情可以让我们现在开始做的，而不致影响它们最后的协议。

我已说过，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将于八月召开。当会议召开时，如果没有全面禁试，没有全面禁试的初步提纲，裁军谈判委员会没有就全面禁试条约做出任何事情，在核裁军方面也毫无成就，这将是可悲的。对本委员会、对参加谈判的大国、对国际社会来说，这都不是很好的处境。我们知道，许多无核武器国家一再强调，除了不扩散条约外，在限制核武器国家或限制发展新式核武器方面都没有任何进展。我曾说过，我们澳大利亚人民并不认为，在现阶段，这是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开始发展核武器的理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证明已经做出一些成绩。我们认识到谈判国家所负的重大职责，对它们恢复谈判表示欢迎。然而，我请他们慎重考虑，下星期是否能将一些事情提交给委员会。

虽然全面禁试是最可能早日做到的措施，我们在核领域内应关心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我只提一个“停产”问题——即“停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由加拿大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提出，要求国际社会审议。澳大利亚也曾提议和表示支持。去年，联合国大会把这件工作交给我们去做。我认为，实际上委员会还没有就该问题取得协议，可以让我们进行具体的工作。但是，我们澳大利亚人民希望继续讨论“停产”这个问题，促进人们对所涉问题的了解，在时机许可时进行工作。

现在，我要谈一谈化学武器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我们能够并且应该从事实际工作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可能在今年就化学武器作出决定，然而在今年，我们能做些有用的、实际的、甚至是具体的工作。我想，包括两个谈判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还没有充分了解涉及世界各国的所有问题。在确立条约的范围、基本要求和限制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有关化学武器及所涉和平工业的问题，我们有许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有时在讨论中，人们总以为能对该问题作出贡献的只是那些化学武器专家。的确，只是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澳大利亚)

某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去取得或制造化学武器。然而，除了武器之外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考虑。有关的民用工业也需要考虑。这是以不同的情况影响到我们大家的问题，不仅与高度发达国家有关，与发展中国家也有关，因为化学武器之所以会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困难，比核武器的麻烦更大，其原因之一是化学武器的民用和军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某些化学物剂只是合在一起时才成为武器，而每种物剂个别时供作民用，甚至有时合在一起时还可供作民用。这关系到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关系到发达国家。说到底，化学物剂是塑料工业整个基础的一部分。我们应制定一些方案，有效地对化学武器加以限制、管制和规定，但同时也允许举办正当的民用工业。这是很困难的。就这问题，我们都能互相学习一些东西：发达国家能向发展中国家学习一些东西，发展中国家也能向发达国家学习一些东西。我们社会的民用方面能向军用方面学习一些东西，军用方面也能向民用方面学习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问题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年能做很多工作。

我们也需要考虑是否分阶段进行工作，例如，是否应先拟订一个主要是宣言性的条约，到适当的时候，再搞一个更全面而具体的条约。其他一些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也曾这样做过，一些限制和管制是在几年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澳大利亚赞成本委员会在这个领域内设立工作组、专家组或采取其他活动形式，拟订条约的范围，澄清一些所涉及的问题。我重复今天下午已说过的，工作组本身今年不必就开始草拟条约，但它所做的应有助于条约的草拟工作。

去年，澳大利亚提议召开一个讨论会，使我们大家对化学武器取得共同的想法；如果有些代表不喜欢“讨论会”一词，我们也许可称它为有化学武器专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非正式会议。会议的讨论主题可包括：核查的技术要求；禁止化学武器对商业化学工业所起的影响；化学武器及其特性；化学武器所可能引起的医疗问题；毒性和毒性标准。

以上都是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有益的讨论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阐明，为我们在委员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我理解我们可以得到会议的经费。按我的想法，如所有代表同意，这个会议可在二月底召开。如果能在二月底召开，就可能与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关化学武器的讨论同时进行，那时，专家们可能为参加别的会议而都在日内瓦。如果二月底开不成，那么我认为可以在下一次会议期间召开，但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澳大利亚)

本届会议应该把会议日期确定。主席先生，请你与各国代表个别协商一下，看看是否已有充足的准备可于二月底进行，如果不成，在哪个日期召开为宜。

现在，我谈一谈放射性武器问题。我认为，今年似乎可就这个问题采取行动，并可在今年把工作完成。放射性武器目前还不存在，因此，还没有能使禁止变得更为困难的既得利益。这类武器还不存在，但防止危险武器的产生同对已存在的武器采取行动一样，都是裁军和军备管制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幸运地收到了苏联和美国在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条约大纲。因此，我们有五个月来考虑这一问题，我们的政府也有五个月的考虑时间。我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结束之前，也就是在四月底之前，成立一个工作组，完成条约草案的拟订工作。这将是第一草案，各国政府将有两个月的时间考虑这一草案。它们将会收到条约的详尽文本。当裁军谈判委员会召开今年的第二期会议时，我希望委员会能进一步加以审议，并建议联大予以通过。在国际气氛比任何时候更为恶化的这一时刻，在我们须与恶劣因素斗争的时刻，我们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大就裁军问题的一个因素采取明确的行动，这点是重要的。那将是具有巨大价值的一个政治行动，且不去说就放射性武器拟订一个条约的本身价值了。

我唯一想提的议程上的另一个项目是消极保证的问题。我知道，不少出席会议的代表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去年，我们曾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讨论。有些国家发表了看法，有的是互相冲突的，有的是不容易妥协的，但是包含着对那些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忧虑和担心，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尤为重要。澳大利亚代表团将注意听取那些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特有看法。我本人怀疑目前能否取得一个普遍全面的解决办法，能否立即搞出一个公约。也许根据形势情况能搞出不同的区域性安排。但是澳大利亚代表团不愿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武断的立场。我们先听取意见，在可能的地方出力协助。澳大利亚代表团将参加讨论。

最后，我要重复今天下午我已说过的主要意思。澳大利亚期望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工作能取得建设性的成果。最近形势的发展使事情更为难办，但也使就裁军和军备管制采取行动变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大川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这次代表日本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承蒙主席阁下和在我之前的各位代表向我说了热烈的欢迎词，我首先要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以积极和直率的态度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并和代表其他成员国的杰出同事一起追求我们在裁军领域的共同目标。

日本代表团想要向你，麦克费尔大使担任委员会本月份主席祝贺，我们也要感谢卸任主席吴苏莱大使自从去年八月以来一直在对本委员会作出重要的贡献。日本代表团也要热烈欢迎前来参加委员会本届会议工作的章文晋副外交部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其它成员。会议桌周围的代表团，包括日本代表团在内一直在期待这件大事。事实上，中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裁军谈判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一起参加这里的会议。我国希望和期待中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工作所作出的积极和具体的贡献，将能加速本委员会的谈判工作；我肯定中国代表团会这样做。

值此第二个裁军十年开始之际，我愿意重申日本进行裁军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并简略地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

仅在数月以前、即在第三十四届联大会议上，我声明了日本的基本立场：为了促进裁军，特别重要的是消除国家间的不信任感。非常遗憾的是，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这种局势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之间的信任感。日本政府已经在国内、国外阐明了对阿富汗局势采取的立场；由于委员会的任务是理智而坚定地进行裁军谈判，因此，在这里重申这个立场可能与委员会的目标不符。但是我要一提的是：我诚挚希望国际领域内苦心培养的、促进裁军的动力，不会由于当前国际形势引起的变化而受到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们大家都必须设法防止委员会成为互相从事明显政治性指责的场所，从而使我们的裁军谈判工作陷入僵局。

日本一再认为，在裁军领域内，核裁军最为迫切。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达到核裁军，唯一的途径是由核武器国家逐步采取实际和具体的措施，但是它们必须记住：这些措施不得对现有区域和国际性的安全安排产生不利的影₁响。我国希望，美国和苏联去年六月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能获得批准的国际形势，不久即可来临。这是核裁军的第一步，因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和生效

(大川先生，日本)

将是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谈判所不可缺少的；而第三阶段会谈的目标将是更大量地削减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和遏制双方武器质量方面的发展。

我希望，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以前，美国和苏联将能避免采取任何违反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临时协定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内容和精神的行动；这样做是符合美国政府今年一月四日所表示的意见的。

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生效同样重要的是拟订一九六三年以后搁置下来的全面禁试条约，作为走向核武器领域的军备管制的新的、具体的一步。我愿意特别促请委员会即将就全面核禁试进行谈判，作为本届会议的最优先事项。因此，我再次恳请参加全面禁试三边谈判的国家加速为早日缔结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

再过一个月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十周年，这项条约是我们防止核扩散的唯一世界性法律条文。日本曾不断呼吁各方通过促使不扩散条约获得普遍加入的努力来加强不扩散制度。我国强烈希望条约缔约国今年举行的第二次审查会议能够对过去十年来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核裁军给予新的推动力。在这方面，我愿意再次请求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尽早——无论如何，早在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召开以前——向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全面禁试三边谈判的详细进度报告。

关于非核武器裁军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能够迅速展开有意义和具体的工作、特别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

所有国家以极大的期望注视着委员会的活动；委员会自从改组以后，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强调，如果想要达到这些期望，委员会应竭尽所能、争取实际和具体的裁军措施，例如全面核禁试和禁止化学武器等最迫切的措施。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就任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它是就裁军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主要机构。苏联代表团希望，您在从事文官工作和参与解决重要国际问题期间所积累的广泛经验，将对本委员会的活动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

我们向在座的第一次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新代表们表示祝贺。

苏联一直认为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这个机构的创始国之一，苏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联在委员会存在的整个期间不断提出有关裁军方面的各种提案提交委员会审议。许多提案已被一些多边专门性协议所采纳，这些协议在某些方面制止了军备竞赛。

毋庸赘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在扩大的委员会中遵循同样的路线。一九七九年，我们欢迎了一批新的国家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相信这会使委员会的工作更有份量和更有权威。

一九七九年在裁军谈判中将占有突出的地位。经过长期和辛勤的工作，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在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限武条约)这是过去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所说的，该条约一旦生效，就能为在裁军领域采取重要步骤铺平道路。一九七九年夏季裁军谈判委员会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签署表示欢迎时，显然也抱着同样的意见。

在这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并非由于苏联的过错——对这一重要文件的批准被推迟了，而且是美国总统决定推迟对它的批准的。

一九七九年夏季，苏美成功地完成了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谈判，这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积极的反应。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苏美双边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和其它一系列谈判，也获得了某些进展。

我们不想低估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七九年所做的有益工作。委员会内就裁军的主要问题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并就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问题开始了谈判。我们希望这些工作不仅在今年要继续进行，而且要更为具体和有效地进行。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一九七九年裁军谈判中所取得的成果满足了当今最重大的要求。军备竞赛尚未扭转，甚至还未能停止。当许多双边和多边的谈判踏步不前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军备竞赛的速度仍继续盘旋上升。

为了在这个领域取得根本性的改变，去年苏联曾提出了一整系列关于限制军备和裁军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首要的是勃列日涅夫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在柏林的演讲中提出的苏联关于军事缓和与裁军问题的新倡议。

演讲中包含了我国准备从现有水平削减部署在苏联西部的中程核武器数量的声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明，当然，这只有在西欧不再部署更多中程核武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为了打破多年来在争取欧洲军事缓和的努力中出现的僵局，为把理想变为实际行动做出榜样，苏联在同其它华沙条约成员国磋商后，决定单方面减少苏联驻中欧的军队数量，在今后十二个月内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撤出二万名苏联士兵，一千辆坦克，和一定数量的其它军事装备。

同时，苏联赞同在欧洲进一步扩大建立信任的措施。

苏联表示它准备同意在地面部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时事先发出通知，而且不是从现在规定的二万五千人开始，而是从更小的规模，例如二万人开始。我们还准备在对等的基础上，不举行四万至五万人以上的军事演习。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其它建设性的建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至六日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也提出了一项广泛的裁军措施方案。

这一方案的目的在于降低欧洲军事对抗的程度和停止欧洲的军备竞赛，包括中程核武器，以及大力推动在欧洲安全的军事方面达成重要协议。社会主义国家再次重申他们的建议，北约各国和华沙条约成员国不应再增加这两个联盟的成员。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部长强调，他们始终准备接受立即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同意从相互减少军事行动开始，作为解散它们的军事组织的第一步。

苏联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曾就各项议程项目提出了一系列的提案，这是在座各位代表所熟知的。苏联代表团在其它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谈判中，特别在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方谈判和维也纳谈判中，都采取了同样的建设性立场。一九七九年，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在不同的国际论坛上也提出了许多关于裁军问题的提案。在裁军谈判这个重要领域内成功地取得进展的一切客观先决条件似乎都已具备。但是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次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是在国际形势紧张、缓和的敌人更加活跃、美国和其它北约国家已经走向增加军事开支，实施新的军事计划、破坏均势、并且设法使北约处于军事优势的情况之下开始的。结果是，北约集团不但不按照苏联所建议的那样就削减中程核武器进行谈判，却反而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宣布决定在西欧部署六百枚美国新式导弹，并以建议进行谈判来掩饰这一决定，但是他们所建议的谈判却要按他们的条件，也就是从实力地位出发来进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行。自然，这一决定破坏了就中程核武器进行正当和公正的谈判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撤销北约决定在西欧生产和部署美国新导弹，或实际上停止实施这些决定——这也需要有个正式决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就这一问题开展有效的谈判。他们还通过了一些严重妨碍裁军谈判进展的其它决议。

然而，这一切不可能改变苏联一贯坚持的走向缓和和裁军的道路。我们乐观地展望未来，正如勃列日涅夫最近强调指出的：“我们知道，人民的意志跨越了所有的障碍，为使世界事务向着积极方面发展开辟了道路，缓和这个词体现了很有意义的内容。这一政策已深深扎下了根。它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政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完全有可能成为主要的倾向。”

苏联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的立场同苏联代表团参加本届委员会会议的立场完全一样，那就是我们应使近年来开始的停止军备竞赛的谈判继续下去，同时促进在裁军的其它重要领域开始谈判。我们准备考虑大会、包括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直接责成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苏联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提案仍然有效，我们相信，今天对这些提案予以实事求是的审议和执行已经更加迫切和重要了。

鉴于核军备竞赛构成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向裁军谈判委员会联合提出了举行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和某些非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核裁军谈判的具体建议。

不幸的是，这种谈判至今尚未开始。苏联代表团希望委员会本届会议将能采取措施，以便迅速开始导致谈判，特别是核裁军谈判的预备性协商。谨要求委员会按照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决议完成这一任务。

核裁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苏联一贯支持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苏、美、英三方谈判的主题。为了迅速完成这些谈判和缔结一项相应的协定，苏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建设性步骤。苏联认为，迅速达成一项条约并使之生效将有助于停止军备竞赛，并为核裁军创造条件。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决议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关切上述谈判方面的进展。为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科学专家小组正在做出某些贡献。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保证无核国家的安全也是核裁军的问题之一。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的讲话中再次重申，苏联不对那些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不在其领土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

联合国大会对这一问题予以极大的注意，现在是着手制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的时候了。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也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加速起草一项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裁军谈判委员会还负有禁止其它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重要任务。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迫切促请委员会于本届会议初期，优先就拟订一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进行谈判。正在进行的苏美双边谈判已取得某些进展。苏联准备继续积极参加双边的和多边的谈判，以便竭尽全力对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协定的制订，作出贡献。

裁军谈判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拟订一项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协定。早在一九七五年，苏联就在联合国提出了旨在防止这种可怕的可能性成为事实的倡议。大会支持这一提案，并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着手拟订一项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国际协定。自从那时以来，本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曾反复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由于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合格专家协助下，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于必要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特别协定，这就为这个问题取得进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大家知道，当大会通过载有这项请求的决议时，没有一个代表团投反对票。

苏美关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双边谈判已就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各主要组成部分达成协议，这就表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即将可能得到解决，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

毫无疑问，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求委员会尽快继续就这项公约进行谈判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我们相信，在苏美提交委员会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各

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迅速拟订和签署一项关于这这个问题的协定。

一九八〇年将要举行许多关于裁军问题的会议。两个关于裁军问题的审查会议计划于今年举行：三月份，是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审查会议；八至九月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第二次禁止和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会议将于秋季举行；维也纳谈判，即关于禁止核试验的三方谈判现正进行中。各专家小组在本年度也将继续进行其工作。

在裁军谈判一系列众多的渠道中，裁军谈判委员会占有特殊的地位。本委员会是所有核国家和拥有最大军事潜力的国家都参加工作的多边裁军谈判的主要机构。它的议程包括最广泛的各种裁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公众舆论无疑将以极大注意力注视我们的工作的原因。如果我们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基础上建设性地进行工作，委员会将可能为其他裁军讲坛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为了完成委员会所承负的重要任务，苏联代表团准备实事求是地进行谈判，并与所有代表团合作。

苏联代表团以极大的注意力听取了今天上午和下午两次会议中的发言。一些代表团谈到了本委员会工作范围以外的问题。一些发言者设法把国际局势的恶化归咎于苏联并粗暴地歪曲了苏联的立场，因此从委员会的活动一开始起，就把对抗的意识引进了委员会的工作。

苏联对当前国际事件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之所以没有触及这些问题，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想尽快展开委员会的建设性工作。苏联代表团的发言正是以这种精神为其出发点。但鉴于已经有人歪曲苏联的立场，攻击其政策，所以我们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保留在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阐明苏联对国际局势的看法的权利。

但我们有必要立即针对一个代表团的发言讲几句话。

苏联一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参与有关裁军问题的讨论和决定是一件好事。我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些问题必须要有一切核国家的参与才能予以决定。核裁军的问题尤其是这样，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这一类问题。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代表是否愿意同我们一起努力，拟订具体裁军措施，十分怀疑。今天，我们不得不要指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使我们难感乐观。虽然中国代表讲了很多关于裁军的话，但其发言重点不外是要施展其阻挠政策和反苏立场。他们采取这个政策，目的在于阻碍裁军问题的解决，好使自己可以放手大干，无限制地增加军备。这不过是要为其扩张主义政策提供物质基础，保证具备足够的力量再去“教训”其他主权国家，好象中国去年侵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样。

苏联代表团在委员会工作开始的时候要讲清楚，我们绝不放过这种攻击我国的言论。任何人如果偏好无中生有，妄图利用委员会作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论坛，我们必定给予坚决的驳斥，但责任自然要那些把本委员会实事求是地进行其会议的气氛搞乱的人去承担。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很高兴今日能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伙伴重新担负起促成裁军的重大任务。法国代表团对加拿大代表担任主席表示祝贺。加拿大同法国具有悠久的友谊，它在国际社会中很受尊重和感激，因为它在多边组织中表现了珍贵的合作态度，特别是长久以来它对裁军事业所表现的积极关切。

主席先生，您的威望和经验使我们得到保证：我们的辩论将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为此，法国代表团向您致以最友善和最诚挚的祝愿。

法国代表团也很高兴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我们的会议。由于这个大国的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能更全面地代表国际社会。我们在设立本委员会的协商中我们早已明确表示欢迎中国以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相应地位出席会议。我们对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并期望中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工作作出有利的贡献。

我也要对我们的新同事——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匈牙利、日本、扎伊尔的代表——表示欢迎。我也不会忘记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对曾担任前任主席的、我们的同事缅甸代表表示感谢，他不但在上届会议结束之时，而且从去年九月各次会议到本届会议开始这段休会期间卓越地执行了主席的职务。

我们在此开会时的整个形势，使我今天不得不以极沉重的心情来发言。

不久以前，我们尚可期望第二届会议开幕上各国所作的发言主要是表示对我们的工作的进展具有希望和信心，以及我们每个人都有决心对我们的共同任务作出充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分的贡献。尽管还存在着困难和歧见，我们希望这些发言能够反映出我们在第一届会议上经历到的相当宁静的情况。

不幸地是，今天我们的中心——至少是我们之中许多人的心中，正充满着焦虑。阿富汗事件对国际局势及其前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要在这里重申法国政府一月九日发表的声明中所表示的立场：

“阿富汗发生的事件是违反国际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法国的政策的……”

“这些事件危害了缓和政策，法国是以诚恳的、但并非无条件的态度来赞助缓和政策的。”

“法国不打算放弃对缓和的寻求，缓和对各方都有利，放弃缓和无异于重返冷战。但是，法国认为，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重建寻求缓和所必要的信心，特别是关于阿富汗人民有权自己决定其命运这一点。”

目前这个危机不但严重地损害了安全与信任，而且会影响到军力的相互关系和均势。这个危机立刻会带来军费的增加，并且可能会重新掀起军备竞赛。

公众舆论和一般民众都深深地了解到这一点，而最近几天来，我们不知多少次听到了怀疑和灰心的证言：今后我们在裁军方面还能作些什么？

法国政府尽管不得不指出，我们大家的任务已更为艰巨，但是基于下面两个原因它并不想对目前的局势作出太消极的结论：第一，在这里我们担负了一项国际社会赋予的任务；尽管目前的形势不利，但我们仍须贯彻这项任务。第二，目前形势所造成的危险使得这项任务更为紧迫。这种危险应可激发我们加倍努力，寻求加强安全与信心的适当方法。在这方面，各种紧张局势和危机更加强调了为裁减军备而进行谈判的必要性。

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为了和平的缘故，我们必须重新开始讨论，并在可能时，对我们去年讨论的主要议题展开谈判。但是，对于在未来的协定中将作为信任与安全基础的条件，我们必须更警惕地、更严格地从事谈判。如果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的努力，我们就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我们努力能否成功将取决于政治气候，而且在接近结论的阶段时，每个人都必须在考虑到其安全需要和届时相互信任的程度的情况下，权衡其决定。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联合国大会最近一届会议宣布未来十年为“第二个裁军十年”。今后我们的工作都要配合这个时限。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是政治性的或技术性的，其复杂程度需要人们作出长久的努力。要胜利完成裁军的一个重要阶段，十年的时间并不长。心目中有了这个时限，同时考虑到世界演变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即在较大的程度上第一个十年的失败经验，我愿简短地谈论一下我们工作的前景以及它所带来的问题。

首先，国际社会已发生变化。各国一天比一天更深切地意识到，它们的安全急需得到保障。它们日益要求对涉及它们本身利益的问题具有平等的发言权。裁军问题正是如此，因为它是属于所有国家的事情。这是第十届特别联大后所设立的机构的精神，因此也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精神。委员会有责任安排进行的多边谈判原则上不应附属于双边活动，也不应认可双边活动的结果。我们希望从本届会议开始，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按照国际社会赋予的任务、以及国际社会本身演变的要求采取行动。

核武器的问题一向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压倒性优势的影响，而且在将来一段很长时间内将一直如此。这两个大国并非一无可取，它们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限制其军备竞赛和技术突破竞赛。但只要它们核武库和其他核国家核武库两者之间不成比例的现象不发生变化，核裁军无宁说仍然是它们两国的责任。

核武器问题对法国所在的欧洲还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影响。核武器与核威慑长久以来是欧洲达成均势的基本要素，因此也是安全的基本要素。欧洲裁减核军备必须通过首先涉及两个大国核武库的一种特有过程才能达成，事实上，欧洲的核战场是无法置身于全球均势之外而孤立存在的。

不管有多少人那么地响往核武器，但是我们注意到，三十年来发生的许许多多冲突却是以常规武器进行的。常规武器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未列入委员会的议程。这些问题应当成为研究的课题，随后对它们进行适当的谈判，通常在区域范围内。由属于相关区域的国家负责进行。但是，我们认为，委员会不妨在时机成熟时研究适用于区域裁军工作的原则、条件和方法。我再提醒注意：欧洲已提出了一系列裁减常规武器的倡议。法国政府曾建议就此问题举行一次会议。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中宣布的这个提案目前正成为积极协商的主题。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最近一些冲突的经验和危机形势的经验都着重说明了核查措施以及旨在提高信心的措施两者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就核查措施来说，我们希望第二个十年会通过并逐步实施国际人造卫星监测机构的提议。关于提高信心的措施，法国政府在其关于举行欧洲裁军会议的建议中将措施置于首要地位。法国政府强调，如要裁军措施切实有效，并可开拓裁军的道路，就必须真正地具有意义和具有约束力。

仍然在第二个十年前景的范围内，我愿再指出法国政府极为重视裁军工作和发展工作之间的关系。法国政府希望下一个裁军阶段，将能腾出资源，供处境不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用：我们就此提出建议，目前各方正加以研究。

法国代表团最后要提一提在未来十年中科学可对裁军工作提供的协助。科学长久以来就为军事装备服务，但它也可对军备的裁减和管制作出贡献，特别是核查方法日趋精良，更可以做到此点。为了推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法国政府决定举办一次“科学与裁军”的讨论会。

今年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当然属于第二个十年前景之内。这几天我们将讨论我们的议程和工作计划。法国代表方面准备将我们去年同意的各项目重新列入。这种解决办法是符合第一届会议报告的结论的。当然这些问题不能在同样的条件下来讨论，因为其成熟的程度不同，进展的机会也不同。

其中两个问题无疑地值得进行谈判：放射性武器和化学武器。

就放射性武器来说，我们有一份由美国和苏联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案文。对此案文所进行的谈判最好在工作小组的范围内进行。我们打算就此提出评论和建议。

至于化学武器问题，它在现阶段应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事实上，裁减化学武器对很多国家来说至少具有潜在的直接利益。其中有很多国家都可拥有化学武器。因此，化学武器效力甚大这一点可能引诱没有这种武器的国家去设法取得它们。然而，这一点不但应激发我们禁止其使用——日内瓦议定书已做这样规定——而且应把化学武器从武库中完全排除。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这是美国和苏联进行双边谈判的目标。这项谈判着眼于达成一个普遍性的承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即以这种目标为基础, 委员会有权利、也有义务充分地讨论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问题, 并对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谈判。我们拥有的文件相当浩瀚: 条约草案、成员国的许多来文、参加谈判国家的最新报告。

去年, 我们的辩论一度曾达到一个可喜而积极的转折点; 辩论在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审议实质性问题, 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各国的立场, 因此评价共同点和分歧点。另一方面研究未来公约的草案。这些讨论还只是个起头; 但是已能构成谈判的初步阶段。我们诚恳地希望, 整个问题将能尽快在一个工作组中得到讨论, 并且能按照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谈判机构的职能对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

至于今后议程的其他项目, 我们当然准备对它们进行适当的讨论, 并且希望在工作组的范围内进行。法国代表团将就每个项目表示其坦诚而全面的意见, 并尽可能致力于寻求解决办法的。

世界舆论当前所关切的事物是众所周知的, 它必须找出对委员会的工作寄以期望的根据。正是为了这个理由, 法国政府目前比任何时候都相信, 本届会议有必要进入真正的谈判。也只有这样, 裁军谈判委员会才算履行了它的职责。如果我们将时间消耗在交换意见、学术性讨论上, 甚至更糟的消耗在讨论程序问题上, 我们将使国际社会感到极大的失望。

我们不应忘记, 明年将开始筹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如果到那时,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 那将是件憾事。这种谈判主要领域的失败将被视为一九七八年所设立制度的失败, 该年大会所发动的运动的搁浅。它令人更有理由感到失望和痛苦。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这种后果的出现, 证明仍然存在的希望是正确的。

我们, 特别是较大国家都有义务促使在平等权利基础上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机构中进行的多边裁军工作能够取信于人。不然的话, 怀疑甚至于冷讽热嘲加上不安全感, 会再推动军备竞赛、促使危机发生、加重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但是, 我们愿保持信心, 相信人民极为重视和平与缓和, 人类对危险的理解会使我们具有必要的决心在这里进行所有国家都参加的集体裁军工作。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表明波兰代表团完全同意前几位发言人在您就任本月会议主席的重要职务时对您的祝贺和祝愿。在欢迎您作为加拿大代表团的新任团长的同时，我愿向您保证，我们将如过去与您的前任，哈里·杰伊大使，愉快地合作过那样，继续本着善意与您进行友好而有益的合作。同时，我愿感谢上届主席，卓越的缅甸代表，因为他在去年会议末期对我们委员会作了英明领导。

我也愿借此机会郑重地向出席这次会议的所有代表们致以衷心的欢迎，特别是向那些第一次率领他们的代表团前来的代表们致意，他们是阿尔及利亚、比利时、中国、匈牙利、日本和扎伊尔的尊敬的代表们。

我也愿向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及其全体工作人员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也十分高兴地见到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裁军中心的新领导人扬·莫顿森先生也出席了我们的会议。我们代表团满意地看到，按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而工作的这个多边裁军论坛，终于成为全体四十个成员国都出席的会议了。我们希望，从今以后，所有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们正好都是核大国——将履行联合国宪章中为他们所规定的义务，并对裁军领域中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作出均等的和建设性的贡献。他们都参加谈判应该导致早日制订世界范围的裁军协定，国际社会认为，这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谈到我发言的主题，即波兰代表团对一九八〇年期间委员会面临的任务的立场之前，我感到大为惊异的是有些发言的人，最明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我刚才还荣幸地对他成为我们谈判机构的新成员表示欢迎——竟然认为在他今天的开幕词中加进一些显然是不属于本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事件是适宜的。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地回顾一下，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明确地作为一个谈判机构而建立的，并不是个审议机构。作为一个谈判机构，它只受权处理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的谈判。我们代表团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即上述事实意味着大家公认有义务去遵守某些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基于有关的和著名的文件以及悠久的传统，而是基于一种君子协定，要求人们不在委员会中提出与它的确切职权范围显然无关的问题。波兰代表团向来希望，为了使会议在一种建设性的、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为了裁军的重大利益，这些准则会不可侵犯地得到尊重。

(苏伊卡先生，波兰)

因此，我们十分失望地听到委员会的一个新成员，中国，和其他几个代表团不同意或不遵守我们的君子协定。

波兰代表团并不是到这里来参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毫不相干的问题的讨论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提出我们对某些发言者称之为“对缓和的严重威胁”或“缓和受到挫折”的看法，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我们虽不是消防队员，但当我们听到罗马着火的时候，我们自然想要知道火是从那里引起的。所以，我们希望保留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发言的权利，以便对会上的某些发言作出评论。说了这些话后，主席先生，我想转到我预先准备好的发言上去了，其内容是我国政府在这个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当裁军谈判委员会举行一九八〇年会议的开幕式时，波兰代表团认为阐明它的观点和对某些问题进行评论是适宜的。这些问题既有实质性的、也有组织性的。为了不辜负国际社会对这个机构的期望，委员会必须迅速有效和实事求是地工作以便解决这些问题。

在原则上，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一九七九年会议结束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开始一九八〇年的工作。但在实际上，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必须旷日持久地重新开始并继续努力，来解决议程上所有的实质性项目，这已使我们在一九七九年忙了一整年，但仍然远没有完成。如所周知，在核武器领域内，这些项目包括停止核武器竞赛问题和裁军问题，禁止核试验问题以及有效的国际安排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其次，还有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和包括放射性武器在内的这种武器的新系统问题。最后，还有急待解决的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

当然，在制订一九八〇年的议程和今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时，我们也必须适当地考虑联合国大会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某些决议中所提出的建议。这首先涉及到一项全面裁军方案的问题。

波兰代表团虽然并不预感到就委员会的议程达成全体一致意见会有多大的困难，但为最近的将来拟订一项现实的、合乎逻辑的工作计划可能需要仔细审查许多因素。在安排我们工作的时候，要考虑所有有关的意见，以便就审议各种不同问题的次序和具体时间表取得一致意见，这也许是相当重要的。这样，在为审查停止核武器试

(苏伊卡先生，波兰)

验的问题安排时间时，我们应记住要和地震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时间相配合。

我们除了要为在各个具体领域内的工作选择最相宜的时间外，还必须考虑这些工作的方式：我们是否需要建立附属性的机构，如果需要，该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在全体会议上进行工作，还是应该安排在非正式会议上，以便可以得到专家们的有益帮助。

波兰代表团对这方面的一切建设性意见都抱着灵活和坦率的态度，尤其是有关工作方式的意见。然而，我们希望能尽快地处理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委员会对此很清楚，这是我们代表团历来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放射性武器问题，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以及安全保证问题也迫切要求人们在近期内予以审议。

虽然我们代表团并不强烈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赞成采取这样的行动步骤，按这种步骤，委员会是否需要建立一个附属机构只能由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按我们的工作计划，对特定的议程项目进行了大量的审查后才能决定。

同时，我们也准备本着合作的精神来研究您，主席先生，在与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后，或许想要提出的建议草案。

尽管裁军谈判委员会，很遗憾地，在去年未能就某个紧急的问题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确实有效的多边法律文件的具体草案——联合国大会也关切地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但我们不能认为委员会去年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确实，我们对停止核武器竞赛问题、裁军问题、安全保证问题以及化学武器或放射性武器问题的审议始终是有效和有意义的，是有助于澄清许多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方面的问题的。毫无疑问，去年所进行的讨论有助于探索解决具体问题的程序性办法。这些讨论也为解决某些遗留下来的难题指明了最适宜的方式。

事实上，委员会去年所做的工作的积极成果已在联合国大会去年所通过的一些决议中得到了认可和反映。仔细地阅读一下这些决议和我们自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报告不仅能使我们加深记忆，而且肯定会有利于拟订一九八〇年的工作计划。

波兰代表团绝不对形式上的工作计划给以过分的重视。确实，我们认为不论一项工作计划是怎样的全面和一致，单是一个计划决不能使裁军事业前进一步。除非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在裁军方面决心作出加倍的努力，表示愤慨和进行批评也不能加速裁军谈判的步伐。显然，为了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我们必须运用各国的，尤其是

(苏伊卡先生，波兰)

那些出席这次会议国家的，政治决心，这一点是无需争论的。

波兰代表团带着具体的指示来参加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即努力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对裁军谈判作出贡献，以便在公认的平等和安全不受削弱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公正的协定。这些指示把我们国家和政府长期坚持的原则和传统的政策，实际上是华沙条约所有社会主义成员国的原则和政策，转化为实际行动。

回顾一下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外长们，在去年十二月初召开的柏林会议上，对寻求欧洲军事缓和的重大紧迫性，是全体一致同意的。为此，他们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在政策制定人一级召开一次欧洲会议来审查有关我们大陆的军事缓和与裁军的一切具体问题。

一月十八日，波兰外长沃伊塔谢克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继莫斯科会议之后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重又强调了对这样一次会议的支持。两位外长认为迫切需要制止欧洲军备竞赛的不断加剧，需要降低世界这个地区的军事对抗程度。

目前的国际形势与去年我们会议结束时普遍存在的形势大不相同了。事实上，它已严重地恶化了。这种情况应完全由那些蓄意使核武器竞赛逐步升级的人负责，由那些否定平等和共同安全的原则而主张取得优势并从实力地位来进行谈判的人负责。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十二月分关于在西欧许多国家部署新一代核武器的决定并不是个旨在降低欧洲军事对抗程度的措施。第二阶段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未能得到批准并生效，也不是有利于制止和扭转战略武器竞赛的行动。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态的发展已使欧洲及整个世界的政治气候恶化了。它们使裁军工作也包括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所从事的工作复杂化了。

我刚才提到的波兰与苏联两国外长会议的公报中概括性地提出了摆脱目前困境的一个途径。两国外长在谈到中程核导弹武器问题时强调说，只有修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在西欧生产和部署新式的美国导弹的决定，或作出一个正式的决定来推迟其执行，才能在这方面进行有效的谈判。

波兰代表团经过思考后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决不能因国际形势严重而灰心丧气。相反，在这样的时代，委员会，作为多边裁军谈判的机构，必须更加努力来证明它是卓有成效的，并执行它所面临的任務。为此，我们代表团打算与委员会的所

(苏伊卡先生, 波兰)

有成员国合作来寻求我们的共同目标。

现在请容许我把话题转到实质性的问题上。我们期望能把这些问题列入我们这次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中。

首先是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波兰代表团确信, 根据联合国大会三十四届会议的决议以及我们去年的讨论, 这个问题必须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给予高度优先的地位。在这方面, 我们代表团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意见一向是灵活的, 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 我们准备考虑任何建设性的建议, 包括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只有明显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才会促使我们代表团去寻求克服这个障碍的其它途径。其中之一是请委员会拟订一项将来的化学武器公约的提纲。

我们认为, 最好是在委员会根据即将决定的工作计划考虑了这个问题后, 再作出是否与何时建立这样一个附属性机构的决定。

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工作小组的任务应包括这样一项内容, 即按照荷兰代表团关于征询意见表的文件和波兰代表团荣幸地提出的第CD/44号工作文件所提出的方针, 首先拟订一个明确的提纲。在这一明确的提纲的基础上, 应要求工作小组在专家们的协助下, 对具体的争端和问题作出详尽的分析, 哪些已达成了双边的基本协定, 在什么问题上委员会已取得了全体一致的意见。

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波兰在内, 去年提出了有关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和逐步减少储存直至彻底销毁这些武器的谈判的倡议。这无疑表明了我们把在这个领域及早取得有意义的进展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回顾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决议, 也是要求这个委员会按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 作为高度优先事项, 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 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

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优先地位和迫切性是人们一致公认的。同时, 情况愈来愈明显, 只要三方谈判的参与者不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来克服存在的困难, 要在这个领域内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将受到严重的限制。他们的谈判必须及早结束, 谈判的成果应为委员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提供基础。

波兰代表团认为, 本委员会应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作出有效的国际安排给予特别的注意。我们认为, 委员会应以简单易行的方式

(苏伊卡先生，波兰)

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在特设工作小组的既定方针范围内，其目的在拟订一项国际公约。我们代表团打算对工作小组的工作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题为“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项目去年吸引了相当大的注意力，特别是由于苏联和美国提出了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共同提案”的原因。我相信，为了把这个文件定稿，以便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又一项限制军备的协定，在委员会中详尽地审议一下这个文件不应会有什么困难。

同时，我们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其工作计划中必须设想到一系列有专家参加的会议，以确定是否可能缔结一项全面的公约，把研究、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工作宣布为非法的。

虽然我刚才提到的议程上的紧急项目在今后几周或几月内将占去委员会大部份的注意力，我认为，必须有适当的时间和方式，才能处理全面的裁军方案问题。这一方案将为正在裁军和裁军后的世界上的国际安全与和平直接指明方向。

波兰代表团忠实地执行我国政府始终如一和坚定不移的政策，决心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进行合作，以促使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的讲话和他对我和前任主席讲的客气话。

我现在要提一提今天上午散发给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决定草案，内称：各国代表团可以回顾委员会在第四十八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延长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任期。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又决定，特设小组新任期的第一次会议将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底或二月初举行。我同委员会各成员协商时，发现大家一致赞同特设小组应于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会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还有哪个代表团想讲话？如果没有，我想提醒委员会，明天上午十一时我们在本会议室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就有关临时议程问题、也可能就工作计划交换意见。委员会下一次的全体会议将于一九八〇年二月七日星期四上午十时半召开。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

×× ×× ×× ×× ××